

大正藏第 03 册 No. 0171

太子须大拏经 1 卷

No. 171

太子须大拏经

西秦沙门圣坚奉 诏译

闻如是：

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洹阿难邠坻阿蓝。时与无央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俱，在四部弟子中央坐。时佛笑，口中五色光出。阿难从坐起，整衣服，叉手长跪，白佛言：「我侍佛以来二十余年，未尝见佛笑如今日也。今佛为念过去、当来、现在佛乎？独当有意？愿欲闻之。」

佛语阿难：「我亦不念去来今佛也，我自念过去无央数阿僧祇劫时行檀波罗蜜事耳。」

阿难问佛言：「何等为行檀波罗蜜事？」

佛言：「往昔过去不可计劫时，有大国名为叶波，其王号湿波。以正法治国，不枉人民。王有四千大臣，主六十小国、八百聚落。有大白象五百头。王有二万夫人，了无有子。王自祷祠诸神及山川，夫人便觉有娠。王自供养夫人床卧饮食，皆令细软。至满十月便生太子。宫中二万夫人闻太子生，悉皆欢喜踊跃，乳湏自然而出。以是之故，便字太子为须大拏。有四乳母养护太子：中有乳太子者，中有抱太子者，中有洗浴太子者，中有将太子行游戏者。太子至年十六，书计射御及诸礼乐皆悉备足。太子承事父母如事天神，王为太子别立宫室。

「太子少小以来常好布施，天下人民及飞鸟走兽，愿令众生常得其福。愚人慳贪不肯布施，愚惑自欺无益于己，智者居世则知布施为德。布施之士皆为过去当来今现在佛辟支佛、阿罗汉所共称誉。

「太子年遂长，大王为纳妃。妃名曼坻，国王女也。端正无双，以妙琉璃金
银杂宝璎珞其身。太子有一男一女，太子自思惟：『欲作檀波罗蜜事。』太
子白王：『欲出游观。』王即听之。太子便出城。天王释下化作贫穷聋盲瘖
哑人，悉在道边。太子见之，即回车还宫，大愁忧不乐。王问太子：『出游
来还，何故不乐？』太子白言：『我适出游，见诸贫穷聋盲瘖哑人，是故愁
忧耳。我欲从王乞求一愿，不审大王当见听不？』王答太子：『欲愿何等，
在汝所索耳。不违汝意。』太子言：『我愿欲得大王中藏所有珍宝，置四城
门外及着市中，以用布施，在所求索不逆人意。』王语太子：『恣汝所欲，
不违汝也。』太子即使傍臣攀取珍宝，着四城门外及着市中，以用布施，恣
人所欲不逆人意。八方上下莫不闻知太子功德者，四远人民有从百里来者、
千里来者、万里外来者。人欲得食者饲之，欲得衣者与之，欲得金银珍宝者
恣意与之，在所欲得不逆其意。

「时有敌国怨家，闻太子好喜布施，在所求索不逆人意。即会诸臣及众道士
共集议言：『叶波国王有行莲华上白象，名须檀延，多力健鬪。每与诸国共
相攻伐，此象常胜。谁能往乞者？』诸臣咸言：『无能往得者。』中有道士
八人，即白王言：『我能往乞之。当给我资粮。』王即给之。王便语言：
『能得象者，我重赏汝。』

「道士八人即行持杖，远涉山川诣叶波国。至太子宫门，俱拄杖，翘一脚向
门而立。时守门者入白太子：『外有道士，悉皆拄杖，俱翘一脚住。自说
言：「故从远来，欲有所乞。」』太子闻之甚大欢喜，便出迎之，前为作
礼，如子见父，因相劳问：『何所从来？行道得无勤苦？欲何所求索，用一
脚为翘乎？』道士八人言：『我闻太子好喜布施，在所求索不逆人意。太子
名字流闻八方，上彻苍天、下至黄泉，布施之德功不可量，远近歌颂莫不闻
知。人说太子实不虚也。今为天人之子，天人所言终不欺也。如今太子审能
布施不逆人意者，欲从太子乞丐行莲花上白象。』太子即将至象廐中，令取
一象去。道士八人言：『我正欲得行莲华上白象，名须檀延者。』太子言：
『此大白象是我父王之所爱重，王视白象如视我无异。不可与卿。若与卿
者，我即失父王意，或能坐此象逐我令出国。』太子即自惟念：『我前有要
愿，在所布施不逆人意。今不与者，违我本心。若不以此象施者，何从当得
无上平等度意。听当与之，以成我无上平等度意。』太子言：『诺！大善！
愿以相与。』即勅左右。被象金鞍疾牵来出。太子左手持水澡道士手，右手
牵象以授与之。八人得象即祝愿太子，祝愿毕已，累骑白象欢喜而去。

「太子语道士言：『卿速疾去。王若知者，便能追逐夺卿。』时道士八人即便疾去。

「国中诸臣闻太子以白象布施怨家，皆大惊怖，从床而堕愁忧不乐，念言：『国家但怙此象以却敌国耳。』诸臣皆往白王：『太子以国中却敌之宝象，布施怨家。』王闻愕然。臣复白王：『今王所以得天下者。有此象故。此象胜于六十象力，而太子用与怨家，恐将失国。当如之何？太子如是自恣布施，中藏日空。臣恐举国及其妻子皆以与人。』王闻是语。益大不乐。

「王呼一臣而问之曰：『太子审持白象与怨家不？』臣答王言：『实以与之。』王闻臣言乃更大惊，从床而堕闷不知人。以冷水洒之，良久乃稣。二万夫人亦皆不乐。王与诸臣共议言：『当奈太子何？』中有一臣言：『以脚入象廐中者，当截其脚；手牵象者，当截其手；眼视象者，当挑其眼。』或言：『当断其头。』诸臣共议各言如是。王闻此语甚大愁忧，语诸臣言：『儿大好道意布施人，奈何禁止拘闭之也。』中有一大臣，嫌诸臣议不当尔也。王唯有是一子耳，甚爱重之。云何欲刑残，乃生是心耶？大臣白王言：『臣亦不敢使大王禁止拘闭太子也，但逐令出国，置野田山中十二年许，当使惭愧。』

「王即随此大臣所言，即遣使者召问太子：『汝持白象与怨家不？』太子白王：『实以与之。』王问太子：『汝今何故，持我白象以与怨家，而不白我？』太子白言：『前已与王自有要令，诸所布施不逆人意，是以不白王耳。』王言：『前所要者，自谓珍宝。白象何预？』太子报言：『此皆是王之所有物，何得独不在中耶？』王语太子：『速出国去，徙汝着檀特山中十二年。』太子白王言：『不敢违戾大王教令，愿复布施七日展我微心，乃出国去。』王言：『正坐汝布施太剧，空我国藏，失我却敌之宝，故逐汝耳。不得复住布施七日，速疾出去，不听汝也。』太子白王言：『不敢违戾大王教令。今我自有私财，愿得布施，尽之乃去。不敢复烦国家财宝。』二万夫人共诣王所，请留太子布施七日乃令出国。王即听之。

「太子便使左右普告四远，其有欲得财物者，悉诣宫门随所欲得。人有财物不可常保，会当坏散。四方人民皆来诣门，太子为设饭食，施与珍宝恣意而去。七日财尽，贫者得富，万民欢乐。

「太子语其妻：『疾起，听我言。大王今逐我着檀特山中十二年。』妃闻太子言，愕然惊起，白太子：『有何过咎而王乃当至是乎？』太子报言：『用

我布施太剧，空虚国藏，以健白象施与怨家。王及傍臣用是之故，恚共逐我耳。』曼吒言：『使国丰溢，愿令大王及诸傍臣吏民大小富乐无极，但当努力共于山中勤求道耳。』太子言：『人在山中恐怖之处，致难为心。虎狼猛兽大可畏也。汝惯僑乐，何能忍是？汝在宫中，衣即细软止^则帟帐，饮食甘美恣口所欲。今在山中卧则草蓐，食则果蓏。汝何能乐是？又多风雨雷电雾露，使人毛竖。寒则大寒、热则大热。树木之间不可依止，加地有蒺[廿/梨]砾石毒虫，汝何能忍是？』曼吒言：『我当用是细软帟帐甘美饮食为，而与太子别乎？我终不能相远离也。会当与太子相随去耳。王者以幡为帜，火者以烟为帜，妇人者以夫为帜，我但怙太子耳。太子者我之所天。太子在国时，布施四远人，我常与太子共之。今太子远去，若有人来乞者，我当应之云何？我闻人来求太子时，我当感死何疑。』太子言：『我好布施不逆人意，有人从我乞儿索女者，我则不能不与之。汝若不顺我言，^则乱我善心，可不须去。』曼吒言：『听随太子在所布施莫懈，世间布施未有如太子者也。』太子言：『汝能尔者，甚大善。』

「太子与妃及其二子，共至母所辞别欲去，白其母言：『愿数谏大王，以正法治国，莫邪枉人民。』母闻太子辞别如是，即感慄悲哀。语傍人言：『我身如石、心如刚铁，奉事大王未尝有过。今唯有一子而舍我去，我心何能不破裂而死耶？儿在腹中，如树木叶日夜长大，养子适大而舍我去。诸夫人皆当快，我王不复敬我。天不违我愿者，使^我子速来还国耳。』太子与妃及其二子，俱为父母作礼，于是而去。」

「二万夫人以真珠各一贯以与太子，四千大臣作七宝华奉上太子。太子从中宫北出城门，悉以七宝珠华布施四远人民，实时皆尽。吏民大小数千万人，^共送太子者，皆窃议言：『太子善人，是国之神。父母何能逐是珍宝之子乎？』观者皆共惜之。太子于城外树下坐，辞谢来送者，可从此而还。吏民大小垂泪而归。」

「太子与妃二子共载自御而去，前行已远止息树下。有婆罗门来乞马，太子即卸车，以马与之。以二子着车上，妃于后推，自入辕中步挽而去。适复前行，复逢婆罗门来乞车。太子即以车与之。适复前行，复逢婆罗门来乞。太子言：『我不与卿有所爱惜也；我财物皆尽。』婆罗门言：『无财物者，与我身上衣。』太子即解宝衣与之，更着一故衣。适复前行，复逢婆罗门来乞。太子以妃衣服与之。转复前行，复逢婆罗门来乞。太子以两儿衣服与

之。太子布施车马钱财衣被了尽，初无悔心大如毛发。太子自负其男，妃负其女，步行而去。太子与妃及其二子，和颜欢喜相随入山。

「檀特山去叶波国六千余里。去国遂远，行在空泽中大苦饥渴。忉利天王释即于圻泽中，化作城郭市里街巷、伎乐衣服饮食。城中有人出迎太子，便可于此留止饮食以相娱乐。妃语太子：『行道甚极，可暇止此不？』太子言：『父王徙我着檀特山中，于此留者违父王命，非孝子也。』遂便出城，顾视其城忽然不见，转复前行到檀特山。山下有大水深不可度，妃语太子：『且当住此，须水减乃渡。』太子言：『父王徙我着檀特山中，于此住者违父王教，非孝子也。』太子即入慈心三昧，水中便有大山以堰断水，太子即与妃褰裳而渡。渡已，太子即心念言：『便尔去者，水当浇灌杀诸人民蝻飞蠕动。』太子即还顾谓水言：『复流如故。若有欲来至我所者，皆当令得渡。』太子适语已，水即复流如故。

「前到檀特山中，太子见山嵌崿嵯峨，树木繁茂百鸟悲鸣，流泉清池美水甘果，鳧鴈鸕鶿、翡翠鸳鸯异类甚众。太子语妃：『观是山中树木参天无折伤者，饮此美泉、噉是甘果，而此山中亦有学道者。』太子入山，山中禽兽皆大欢喜，来迎太子。

「山上有一道人名阿州陀，年五百岁，有绝妙之德。太子作礼却住白言：『今在山中何所有好甘果泉水可止处耶？』阿州陀言：『是山中者普是福地，所在可止耳。』道人即言：『今此山中清静之处，卿云何~~将~~妻子来而欲学道乎？』太子未答，曼吒即问道人言：『在此学道为几何岁？』道人答言：『止此山中四五百岁。』曼吒谓言：『计有吾我人者，何时当得道耶？虽久在山中，亦如树木无异。不计吾我人者乃可得道。』道人言：『我实不知此事也。』

「太子即问道人言：『汝颇闻叶波国王太子须大拏不？』道人言：『我数闻之，但未曾见耳。』太子言：『我正是太子须大拏也。』道人问太子：『所求何等？』太子答言：『欲求摩诃衍道。』道人言：『太子功德乃尔，今得摩诃衍道不久也。太子得无上正真道时，我当作第一神足弟子。』道人即指语太子所止处，太子则法道人结头编发，以泉水果蔬为饮食。即取柴薪作小草屋，并为曼吒及二小儿各作一草屋，凡作三草屋。男名耶利年七岁，着草衣随父出入。女名闍拏延年六岁，着鹿皮衣随母出入。山中禽兽悉皆欢喜依附太子。

「太子适住一宿，山中空池皆出泉水，枯木诸树皆生华叶，诸毒虫兽皆为消灭，相食噉者皆自食草，诸杂果树自然茂盛，百鸟嚶嚶相和悲鸣。曼坻主行采果以饲太子及其男女。二儿亦复舍父母行，在于水边与禽兽戏，或有宿时。时男耶利骑师子上戏，师子跳踉，耶利堕地伤面血出。猕猴便取树叶拭其面血，将至水边以水洗之。太子在坐亦遥见之，曰：『禽兽乃有尔心。』」

「时鳩留国有一贫穷婆罗门，年四十乃取妇，妇大端正。婆罗门有十二丑：身体黑如漆，面上三頤，鼻正匾[匚@麂]，两目复青，面皱唇哆，语言蹇吃，大腹凸臃，脚复缭戾，头复[乞*页]秃，状类似鬼。其妇恶见，呪欲令死。妇行汲水，逢诸年少嗤说其媠形调笑之，问言：『汝绝端正，何能为是人作妇耶？』妇语年少言：『是老翁头白如霜着树，朝暮欲令其死；但无那其不肯死何？』妇便持水啼泣，且归语其媠言：『我适取水，年少曹辈共形调我，当为我索奴婢。我有奴婢者，便不复自行汲水，人亦不复笑我。』媠言：『我极贫穷，当于何所得奴婢耶？』妇言：『若不为我索奴婢者，我便当去不复共居。』妇言：『我常闻太子须大拏坐布施太剧故，父王徙着檀特山中。有一男一女，可往乞之。』媠言：『檀特山去此六千余里，初不山行，当于何所而求之乎？』妇言：『不为我求奴婢者，我当自到死耳。』媠言：『宁杀我身，不欲令汝死也。』媠言：『汝欲令我行者，当给我资粮。』妇言：『便去，无有资粮。』婆罗门自办资粮涉道而去。

「于是婆罗门径诣叶波国，至王宫门外，问守门者：『太子须大拏今为所在？』时守门者即入白王：『外有婆罗门来问求太子。』王闻人求太子，心感且恚言：『但坐是辈故，逐我太子。今此人复来耶？』王便自说喻言：『如火自炽，复益其薪。今我愁忧譬如火炽，人来问太子如益其薪。』婆罗门言：『我从远方来，闻太子名，上彻苍天下至黄泉，太子布施不逆人意，故从远来欲有所得。』王言：『太子独处深山，甚大贫穷，当何以与卿耶？』婆罗门言：『太子虽无所有，贵欲相见耳。』王即使人指示道径。

「婆罗门即行诣檀特山，至大水边，但念太子即便得渡。时婆罗门遂入山中，逢一猎师，问言：『汝在山中，颇见太子须大拏不？』猎者素知太子坐布施诸婆罗门故徙在山中，猎者便取婆罗门缚着树，以捶鞭之，身体悉破。骂言：『我欲射汝腹、噉汝肉，用问太子为？』婆罗门自念：『今当为子所杀耶？当作一诡语耳。』便言：『汝不当问我耶？』猎者问言：『汝欲何说？』婆罗门言：『父王思见太子故，遣我来追呼太子令还国耳。』猎者便即解放，逆辞谢之：『实不相知。』即指示其处。婆罗门即到太子所。

「太子遥见婆罗门来，甚大欢喜迎为作礼，因相劳问：『何所从来？行道得无疲极？何所索乎？』婆罗门言：『我从远方来，举身皆痛又大饥渴。』太子即请婆罗门入坐，出果蓏水浆着其前。婆罗门饮水食果竟，便语太子言：『我是鳩留国人也，久闻太子好惠布施名闻十方。我大贫穷，欲从太子有所乞丐。』太子言：『我不与卿有所爱也。我所有尽赐，无以相与。』婆罗门言：『若无物者，与我两儿以为给使，可养老者。』如是至三。太子言：『卿故远来，欲得我男女，奈何不相与？』时两儿行戏，太子呼两儿言：『婆罗门远来乞汝，我已许之。汝便随去。』两儿走入父腋下，泪出且言：『我数见婆罗门，未尝见是辈。此非婆罗门，为是鬼耳。今我母行采果未还，而父持我与鬼作食，定死无疑。今我母来索我不得，当如犍牛觅其犍子，便啼哭号泣愁忧。』太子言：『我已许之。何从得止？是婆罗门耳，非是鬼也，终不噉汝。汝便逐去。』婆罗门言：『我欲发去，恐其母来便不复得去。卿持善心与我，母来即败卿善意。』太子报言：『我从生已来，布施未尝有悔也。』

「太子即以水澡婆罗门手，牵两儿授与之，地为震动。两儿不肯随去，还至父前长跪，谓父言：『我宿命有何罪，今复遭值此苦，乃以国王种为人作奴婢？向父悔过，从是因缘罪灭福生，世世莫复值是。』太子语儿言：『天下恩爱皆当别离，一切无常何可保守。我得无上平等道时自当度汝。』两儿语父言：『为我谢母，今便永绝恨不面别，自我宿罪当遭此苦；念母失我忧苦愁劳。』婆罗门言：『我老且羸，小儿各当舍我走至其母所，我奈何得之？当缚付我耳。』太子即反持两儿手，使婆罗门自缚之，系令相连总持绳头。两儿不肯随去，以捶鞭之，血出流地。太子见之泪下堕地，地为之沸。太子与诸禽兽皆送两儿，不见乃还。诸禽兽皆随太子，还至儿戏处，呼哭宛转而自扑地。

「婆罗门径将两儿去。儿于道中以绳绕树不肯随去，冀其母来。婆罗门以捶鞭之。两儿言：『莫复挝我，我自去耳。』仰天呼言：『山神树神一哀念我。今当远去为人作奴婢，不见母别。可语我母弃果疾来与我相见。』母于山中，左足下痒、右目复瞶、两乳汁出。母便自思惟：『未尝有是怪。当用此果为？宜归视我子，得无有他故。』便弃果而归。

「时第二忉利天王释知太子以儿与人，恐妃败其善心，便化作师子当道而蹲。妃语师子：『卿是兽中王，我亦是人中王子，共在山中，愿小相避使得过去。我有二子皆尚幼小，朝来无所食，但望待我耳。』师子知婆罗门去

远，乃起避道，令妃得过。妃还，见太子独坐，不见两儿。自至其草屋中索之不见，复至儿屋中觅之不见，至儿常所戏水边亦复不见，但见与所戏禽兽麀鹿师子猕猴，皆在曼坻前自扑号呼，所戏池水为之空竭。曼坻便还至太子所，问太子：『两儿为何所在？』太子不应。曼坻复言：『儿遥见我持果走来，趣我躡地复起跳踉，呼言：「阿母来归见我。」坐时皆在左右，见我身上有尘土即为我拂去之。今亦不见儿，儿亦不来附我，为持与谁乎？今不见之，我心摧裂。早语我处，莫令我发狂。』如是至三，太子不应。曼坻益更愁毒言：『不见两儿尚复可耳，太子不应，益令我迷荒。』太子语言：『鳩留国有一婆罗门来，从我乞两儿，便以与之。』妃闻太子语，便感激躡地如太山崩，宛转啼哭而不可止。太子言：『且止。汝识过去提和竭罗佛时本要不耶？我尔时作婆罗门子，字鞞多卫。汝作婆罗门女，字须陀罗。汝持华七茎，我持银钱五百，从汝买华欲以散佛，汝以二茎华寄我上佛，而求愿言：「愿我后生常为卿妻，好丑不离。」我尔时与汝要言：「欲为我妻者当随我意，在所布施不逆人心，唯不以父母施耳。其余施者，皆随我意。」汝尔时答我言可。今以儿布施，而反乱我善心耶？』妃闻太子言，心意开解便识宿命，听随太子布施疾得心所欲。

「天王释见太子布施如此，即下试太子，知欲何求？化作婆罗门亦有十二丑，到太子前而自说言：『常闻太子好喜布施，在所求索不逆人意，故来到此，愿乞我妃。』太子言：『善！妃可得耳。』妃言：『今以我与人，谁当供养太子者也？』太子言：『今不以汝施者，何从得成无上平等度意？』太子以水澡婆罗门手，牵妃与之。释知太子了无悔心，诸天赞善、天地大动。时婆罗门便将妃去，行至七步，寻将妃还以寄太子：『莫复与人也。』太子言：『何为不取？岂有恶乎？诸人妇中，是妇为善。现国王子，其父唯有是一女耳。是妇用我故，自投汤火，饮食麤恶而常不避，所为精勤，面貌端正。卿今取去，我心乃喜。』

「婆罗门语太子言：『我非婆罗门，是天王释，故来相试耳。欲愿何等？』即复释身，端正殊妙。妃即作礼，从索三愿：『一者、令婆罗门将我两儿还卖本国中。二者、令我两儿不苦饥渴。三者、令我及太子早得还国。』天王释言：『当如所愿。』太子言：『愿令众生皆得度脱，无复生老病死之苦。』天王释言：『大哉所愿，巍巍无上。若欲生天作日月中王，世间帝主注延寿命，我能相与如卿所说。三界特尊，非我所及也。』太子言：『今且愿我令得大富，常好布施又胜于前；愿令父王及诸傍臣皆思见我。』天王释言：『必如所愿。』须臾之间忽然不见。

「鳩留國婆羅門得兒歸家，婦逆罵之：『何忍持此面來還？此兒國王種，而無慈仁心，撻打令生瘡身體皆膿血，速將銜賣之，更求可使者。』壻隨婦言即行賣之。天王釋主行壞其市井言：『此兒貴，無能買者。』兒適飢渴，天以自然氣令兒得飽滿。天王化其意，乃至葉波國。國中諸臣人民識是太子兒、大王之孫，舉國大小莫不悲哀。諸臣即問：『所從得此兒？』婆羅門言：『我自乞得，用問我為？』諸臣言：『卿來入我國，我亦應問卿。』大臣人民便欲奪取婆羅門兒，中有長者而諫之曰：『斯乃太子布施之心以至於此，而今奪之，不當固違太子本意耶？不如白王。王若知者，自當贖之。』于是乃止。

「諸臣白王言：『大王兩孫，今為婆羅門之所銜賣。』王聞之大驚，即呼婆羅門，使將兒入宮。王與夫人及諸傍臣後宮嫒女，遙見兩兒莫不哽咽。王問婆羅門：『何緣得此兒？』婆羅門答言：『我从太子乞得耳。』王呼兩兒而欲抱之，兒皆涕泣不肯就抱。王問婆羅門：『賣兒索几錢？』婆羅門未及得對，男兒便言：『男直銀錢一千，特牛一百頭；女直金錢二千，特牛二百頭。』王言：『男兒人之所珍，何故男賤而女貴耶？』兒言：『後宮嫒女與王無親，或出微賤或但婢使，王意所幸便得尊貴，被服珍寶飲食百味。王獨有一子而逐之于深山，日日自與宮中嫒女共相娛樂，了無念子之意，是以明知男賤而女貴也。』王聞是語，感慟悲哀涕泣交迸言：『我負汝。汝何故不就我抱？恚我乎？畏婆羅門耶？』兒言：『不敢怨大王，亦不畏婆羅門。古是大王孫，今為人奴婢。何有人奴婢而就國王抱？是故不敢耳。』王聞兒語，倍增悲愴，即如其言雇婆羅門直。更呼兩兒抱，兩兒便就。

「王抱兩孫，摩扞其身，問兩兒言：『汝父在山中，何所飲食？被服何等？』兩兒答言：『食果蓏菜茹，被褐為服飾。百鳥相娛樂，亦無愁忧心。』王即遣婆羅門去。男兒白王：『此婆羅門大苦飢渴，願賜一食。』王言：『汝不忿恚之耶？何故復為索食耶？』兒言：『我父好道，無復財物可用布施，以我乞之，則是我大家。我尚未得為其使令，以副我父道意。今何忍見其飢渴而無慈仁心？我父乃以兒施婆羅門，大王豈惜一食耶？』王即賜婆羅門食。婆羅門食竟，歡喜而還。

「王遣使者速迎太子還。使者受教往迎太子，碍水不得渡，但念太子所即得過去。以王命而告太子：『宜速還國。王思見太子。』太子答言：『王徙我着山中，十二年為期。尚有一年在，年滿自當歸。』使者還，白王如是。王更作手書以與太子：『汝是智慧之人，去亦當忍、來亦當忍。云何恚不還？

须汝乃饮食耳。』使者复赍书往，太子得书，头面着地作礼，却遶七匝便发视之。山中诸禽兽闻太子当还，跳踉宛转自扑而号呼，泉水为之空竭，禽兽为不乳，百鸟皆悲鸣，用失太子故。太子即着衣与妃俱还。

「敌国怨家闻太子当还，即遣使者，装被白象金银鞍勒，以金钵盛银粟、银钵盛金粟，逆于道中以还太子。辞谢悔过言：『前乞白象，愚痴故耳。坐我之故，远徙太子。今闻来还，内怀欢喜。今以白象奉还太子，及上金银之粟，愿垂纳受以除罪咎。』太子答言：『譬如有人设百味食特有所上，其人食已呕吐于地，岂复香洁可更食不？今我布施譬亦若吐，终不还受。速乘象还去，谢汝国王。苦屈使者，远相劳问。』于是使者即乘象还，白王如是。因此象故。敌国怨家化为慈仁。国王及众悉发无上平等度意。」

「父王乘象出迎太子，太子便前头面作礼，从王而归。国中人民莫不欢喜，散华烧香悬缯幡盖，香汁洒地以待太子。太子入宫即到母前，头面作礼而问起居。王以宝藏以付太子，恣意布施转胜于前，布施不休自致得佛。」

佛告阿难：「我宿命时所行布施如是。太子须大拏者，我身是也；时父王者，今现我父闍头檀是；时母者，今摩耶是也；时妃者，今瞿夷是也。时山中道人阿州陀者，摩诃目犍连是；时天王释者，舍利弗是；时猎师者，阿难是也。时男儿耶利者，今现我子罗云是也；时女罽拏延者，今现罗汉末利母是。时乞儿婆罗门者，今调达是；婆罗门妇者，梅遮摩那是。勤苦如是无央数劫，作善亦无央数劫。当持是经典为诸沙门一切说之，菩萨行檀波罗蜜，布施如是。」

太子须大拏经

【经文信息】大正藏第 03 册 No. 0171 太子须大拏经

【版本记录】CBETA 电子佛典 Rev. 1.19 (Big5)，完成日期：2009/05/23

【编辑说明】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依大正藏所编辑

【原始数据】萧镇国大德提供，维习安大德提供之高丽藏 CD 经文，北美某大德提供，CBETA 提供新式标点

【其他事项】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详细内容请参阅【[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
